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三十五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編號 D7914800

卷三十五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本文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爲上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賦詩君以山中古跡命題會席前有萬年枝翹翠可愛遂取古人好風吹動萬年枝一句各探一字爲韻詩既成友人陸子善氏顧謂予曰諸君多江海之士是集不易得也願寫山爲圖附詩其上以識其事子其序之余聞晉永和九年羣賢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列坐曲水一觴一詠放浪形骸之外右軍王羲之爲記錄其所述一時風流詞翰至今以爲盛談每誦其文竊慨寡寡千載之下無復能繼之者曾謂斯遊敢以晉人風度爲比哉然是圖也青山白雲他日異域時一展玩某水某丘如在吾自某題某詠如見其人視晉諸公所以興懷陳迹將不獨出其闕典歟衆曰然於是作虞山遊詠圖序偕遊者金華時某巴西鄧某邑人趙某陸某即子善也鍊師周某也余則永嘉張著也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四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五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論一

過秦論

西山真氏曰誼之論秦備述本末而斷以兩言可謂至矣然其意以攻守爲二塗豈知三代之得天下與守天下初無二道乎此誼之學所以不醇也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關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噐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

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瑛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也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

不敢言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而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趙燕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不鈹於鉤戟長鎗也謫戍之衆非

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
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
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
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論限民名田

董仲舒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其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則內
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
上至秦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
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顛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
踰侈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
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
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貧民常衣牛馬之衣
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三亡聊亡逃山林轉為
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不改古井田法雖難
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
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論春秋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
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
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
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
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
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
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

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殺君子殺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

也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太宗也

論項羽

司馬子長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之六韜曰項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左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論商鞅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功不師趙良

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
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論藺相如

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覘柱及叱秦
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
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異姓諸侯王論

班孟堅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
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高稷修仁行義
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
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迺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
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
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囚劬

後外壤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
虞適戍疆於五伯閭閻偪於戎狄嚮應瘠於謗議奮臂威於甲
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
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
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
朽者易為力其執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
一統迺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游俠論

荀仲豫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執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
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執者謂之遊說色
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
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
四民以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

世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以喜怒為賞罰是以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所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滯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

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廬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瑒瑒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馱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齊俗文氣舒緩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闕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

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
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
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
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
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
務不以康樂而加怠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
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
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
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徙戎論

晉江統

論曰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
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為寇
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



統諸侯專征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用自四
夷交侵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
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
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未初叛亂
夷夏俱敝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武帝徙
武都氐於秦川以禦蜀蓋權宜之計今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帝
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士庶翫
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此
必然之勢也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與關中之人戶
為仇讐之際徙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文之地徙諸氐出還隴右
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
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
絕遠中國隔關山河為害不廣矣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寇

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
爲五部戶至數萬驍勇便利倍於氏羌若有不虞則并州之域
可爲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驥徙其餘種於滎陽戶落今以
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
有噬齧况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耳夫爲邦者憂不在
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
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國於計爲
長也

爭臣論

唐韓退之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
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
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夫人皆以爲
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

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
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
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
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
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
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
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
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
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
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
則去有言貴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言乎哉得
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
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

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東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

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

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守道論

柳子厚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

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曰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漢昭論

李文饒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

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詳後有譖霍光者輒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覩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疎賢士景帝信讒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向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克實議鹽鐵而罷權酷亦信任忠臣之效也年纔弱冠而殂功德未盡可以痛矣

文章論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縮珠綴玉不得為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

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竊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迴湫逶迤觀之者不厭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無入聲蓋謂是也近世誥命唯蘇廷碩叙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丁昔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者高妙豈有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韻者今之文自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韻者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壁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鞀鼓迫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

越於離騷摸寫古人何足貴也余言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杵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礪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斯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論相

杜牧之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寵父矣一旦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與見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耶爲禍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爲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張辟強論

李文饒

楊子美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氏之情竒之可也若以爲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強啓之向使留侯尚在必執戈逐之將爲戮矣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爲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今本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朱虛東昏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爲將相之害哉漢高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呂

宗矣何日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植固矣若平勃二人
盍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酈高以給呂
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呂豈不艱哉賴產
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給說哉嗟乎
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
爲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沮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爲
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五





